

母親

——
母親的禮讚
——



■
□
喻
麗
清
□
■

她常常是很寂寞的。

我們都有自己的天地。爸爸事業心重，我們各有各的學校與朋友。每天一吃完早飯，上班的上班，上學的上學，家裡就只剩她和一滿屋子的空虛。我們不清楚她是如何打發時間的，也不想想起要問這樣的問題。偶而，她去打牌了，我們就抱怨。

現在，家裡養一大群雞。常看見她在院子裡望着，望着雞出一個上午的神。小萊茵蹲在不遠的地方曬太陽。我才覺得我們都已走出了她的世界。雖然她那麼希望挽留住我們，而我們畢竟是不知不覺地飛開了。她從來沒有強迫我們給她留下什麼安慰去填補一些空白，雖然她渴望着的。

那天，我停課了一天。爸爸出門之後，空氣開始滯悶起來。她說：

「我去買菜了。」

我把二盆插花換好水，剪掉枯枝。除此之外，無事可做。我開始想她的日常生活。

買菜、餵雞，聽我們的習慣語：

「媽，我走了。」

「媽，我回來了。」

她不是那種沒有思想的人。以前，她從臺中寫信給我，每一封我都以為是篇很可誦的文章。她的同學，有些已是作家。我常以為她較愛我，大部分的理由是我在文學方面與她有同樣的偏好。

常聽她說：

「你們小的時候，我忙得有幾年未跨進電影院門一步。可是，那時候忙得有意思。」

我們都大了。小弟也要考中學了。我們都很高興聽見別人說她福氣好。而我們分給她的時間越來越少。

有幾次，要趕着去補習，她還未走出廚房，我已經穿好鞋，在門口向後院大叫：

「媽，我補習去了。」

我們是不常有憂愁的。所以她愁的時候，我們就說：

「家裡好像沒有溫暖似的。」

她也鬧情緒，有時候。我們就背後說：

「媽媽脾氣好壞。」

我們真是沒有多少時候是瞭解她的。

爸爸很愛我們幾個寶貝，因此有時候忽略了她。

她買菜回來，手裡又提了一批小雞。

「等那些大雞吃完了，這些小雞剛好又長好了。」她說。

她是很重情感的人，可是對雞她又看有看法：

「這些雞真是該讓人吃的。有時候，它們互相蹂躪，常把受傷的雞踩死，完全不具情感的樣子。」

我和大姐都想出國。她只是替我們籌劃，有時候講着講着，她就要掉淚了。

母親們的悲哀。

以前的人說養女兒不好，因為女兒是人家的。
。現在廿世紀養兒子也不好。有一個同學說她哥哥
訂婚以後，好像是別人家的一樣，一有假日就往屏
東跑。其實，兒女們總是自私些的。重男或者重女
都是一樣。母親們的悲哀是免不了的。

長大了，我們總以為自己的意見頂對。她說：

「你看，這些普普藝術，這些達達主義。什麼
亂七八糟的？」

我說：「人是自由的啊！不要受什麼限制。甚
至於不要受情感的支配。這些現代藝術，大概是要
表示人的完全自由。」

「這跟一隻猴子在紙上亂塗有什麼不同？」

不服氣的時候，我總是藉一個別的題目硬要出
出氣。她說：

「你這脾氣，將來要吃虧的。」

我說：

「還不是你們遺傳給我的。」

「我們都很民主，很自由自在地長大的。我們
不太探究我們成長過程中，她付出的辛勞。直到
如今，忽然覺得要飛走了，才開始熟習她額間的
紋。

我曾在「慈母春暉」的卡片上看到這樣的
句子：

「夜裡，月亮多明媚，母親，像你。但比不上
你。

冬天，太陽多溫暖，母親，更像你。但，總不
如你。

母親，你輕盈的步子，變了沉重。

你黑亮的青絲，滿了斑白。你娟秀的臉龐，現
了憔悴。

母親（我親愛的母親）——你可曾聽到呼喚？
可曾知道想念？

隔了海洋，又隔了山嶽，但，總隔不了你。」

多像在國外的遊子們的心聲？沒有戰亂，我們
也都準備離家。

我想起機場，想起離別，想起母親們的淚眼。

母親們，常常是寂寞的，當孩子們長大了以
後。

糊塗的攝影師（方人也繪）



②

